



檐下记

老龚种菜

□ 郑新能

老龚原先是个木匠，经多年打拼，办起了个工厂，手下员工一百多号，是县里远近闻名的能人。近些年，老龚着意培养儿子，厂里的事逐步放手，都让小龚去打理。

这突然闲下来，老龚便有些手脚无处安放的感觉，有事没事仍往厂里跑，或对儿子，或对员工指手画脚，员工倒是无所谓，但久了小龚总脸上便带出些色彩来。

老龚觉察到儿子不高兴，但不去厂里又能干什么呢？

一天老龚从后门踱步来到了厂区外，发现园区外面有很多荒地。老龚拍拍脑门：“怎么以前没注意到呢？”他回家立马找来了多年没用的农具，翻土清草。员工们得知老龚要种菜，纷纷上手想帮忙，老龚急得直摇手，说自己就是想找点事做，不然叫个挖机来岂不省事？

既然是消磨时间，老龚也不着急，断断续续挖地。培好土，老龚又从附近养猪厂养鸡厂弄来了猪粪鸡屎做底肥，杂七杂八又花了些时间。老友们便笑老龚是个有福不会享的，花这个时间成本，“豆腐去了肉价”，老龚嘿嘿一笑，“钓胜于鱼嘛”。

天公也作美，连续下了几天小雨，老龚趁着畦松地湿，种下了菜苗。两个星期之后，苗儿由黄转青，细小的根部也壮实不少。

老龚便有事没事背着手，笑眯眯地在菜地里转悠。不等菜下锅的老龚天天在等菜长大。他常会拍些视频发到朋友圈，今天这是棵苗长大了，明天是这株藤长疯了，看着一个个点赞的大拇指，老龚心里别提多美了。菜苗也争气，在老龚的精心侍弄下唰唰地长，不过几个月，荒地变菜园。往地里一站，鼻子里闻着的是若有若无的鸡屎猪粪味，老龚也不觉得臭，心情反倒格外舒爽。

老龚种菜是大手笔，除了供应自己厂里的食堂，还绰绰有余。他越发在朋友圈嘚瑟：“欢迎各位亲友来摘菜，免费！”有些老友便逗他：“就不去，让你嘚瑟！”气得老龚哼哼回击。说归说，老友们还是捧场，常常结伴来摘菜，老龚便眉开眼笑，带着他们参观菜园，还现场讲解。

来摘菜的老伙计们一个个挺胸叠肚神气活现，一点也不像是来摘菜，反倒像是来视察工作。老龚则谦恭至极，不仅免费给菜，还要热情地留他们在厂里吃饭。老龚越讨好，老友们就越来劲，个个一本正经：“饭就免了，菜嘛，我们就带点回去，看看你种得好不好。”

随着老龚的菜地声名鹊起，陆续退休的老伙计们先后加入，成了“种菜党”，好些“麻友”也弃“麻”从农了。园区四周有的是闲地，老伙计们开出了更多菜畦，又租了边上的水田种上莲藕，还叫来挖机挖了两口鱼塘，鱼塘边又搭起了木棚养起了鸡鸭。老兄弟们每天忙得不亦乐乎，晚上凑在一起喝点小酒，聊点小时候的淘气事，都笑得前仰后合，当然有时也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耳赤，但并不影响彼此的情谊。

老龚们种菜养鱼出了名，每日便有不少垂钓爱好者前来，钓完鱼顺便买点土鸡土鸭、莲子藕粉什么的。算下来，老龚种菜不但能自给自足，还有创收。随着退休老伙计们越来越多，园区成立了退休协会和退休协党支部，办起了老年活动中心，老龚同志任协会支部书记，活动中心的经费都出自菜地，没向园区管委会要一分钱。

自从种上菜之后，老龚一门心思便放在了菜事上，除非儿子诚心来讨教，一般他不过问厂里的事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省得讨人嫌”。

得，这种菜，让老龚赚大了，不仅有新职务，家庭也更和谐了。



巷陌谈

红钥匙

□ 张洪林

入伏后的傍晚，晚霞渐渐隐于西边，小区边公园里的几株香樟树叶耷拉着，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。我走进公园新建的城市驿站，一进门，冷气如雪花扑来，冷得人打了个激灵。

驿站是市总工会牵头建的，里面设置了环卫工休息室，最里头，有个小书吧。我随手抽出一本书，正看到兴头上，忽然感觉裤腿被人扯住了。低头一瞧，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仰着头看我，眼睛又黑又亮。

“叔叔，有我看的书吗？”

声音软软的，却清清爽亮。我心里一喜，年过半百，经常听到小朋友叫我“爷爷”，这一声“叔叔”，瞬间让我年轻二十岁。我美滋滋地放下手里的书，蹲下来与她说话。她四五岁的样子，白裙子上印着一把红色的小钥匙，裙子沾了些灰，大约是玩累了，鼻尖上还有细细的汗珠。问她爸妈呢，她摇摇头，只说：“我在等他们。”说完又拿眼睛去瞟书架。

现在的孩子启蒙早，果然很小就和书本粘上了。想我小时候这么大，还在田埂上玩泥巴。我一边失笑一边在书架上翻找，眼睛便停在一本旧连环画上——《红钥匙》。封面已经有些磨损，但画面依然清晰：北平的老街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把红钥匙，背影匆匆。

“看这个好不好？”我抽出连环画，在她身边坐下。

她乖乖挨过来，小脑袋靠着我。连环画讲的是1947年，北平有个商行经理是地下党员，以红钥匙为

暗号送情报。有一回，敌人设了圈套，他误把假情报发出去了，为此他冒险去舞会探听虚实，结果特务来了，电闸被拉断，整座舞厅陷入黑暗……“那后来呢？他跑掉了吗？”听到这儿，小姑娘着急地问。

“跑掉了，”我说，“不过另一个叔叔，为了掩护他，受伤后被捕了。”

她沉默着，眼睛慢慢湿润。看着画面上那个在黑暗中倒下的身影，她用很小的声音问：“他是好人，对不对？”

我点点头。她又翻了几页，忽然指着其中一个画面：“叔叔你看，这个窗户里有灯光。”

仔细看去，那是商行经理深夜发电报的画面，窗帘紧闭，只有一盏小台灯亮着，像一颗红星在闪耀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涌上了奇异的感觉。仿佛也坐在那样的窗下——不过不是在北平，不是在1947年，而是四十多年前夏天的故乡：一间乡村老屋，煤油灯的小火苗映着我的作业本，窗外老槐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，母亲在院子里摇着蒲扇，等着我写完最后一道作业。

那时候没有空调，没有城市驿站，能读到的课外书寥寥无几，我总盼着能拥有一本连环画。不承想，社会变迁，我们的城市会建起免费开放的公益驿站，各类书籍随手可取，连年幼的孩童，都能不经意间邂逅红色故事。

“叔叔，”小姑娘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指着图画上的人，“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她指的是掩护者。

“牺牲了。”我回答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很认真地合上连环画：“我会记住他的。”

我郑重地点点头。门口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对年轻夫妻冲进来，看到小姑娘便扑过来一把抱住。小姑娘并没有意识到父母的担心，她牵着父母的手，咯咯地笑着。一家三口走出驿站，晚风终于有了些凉意，小姑娘裙上的红钥匙，随着走动在暮色里摇来晃去。

我坐在原处，书架上的灯还亮着。我知道，从1921年到今天，先辈们不曾熄灭的信仰灯火，正是那把始终发亮的红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把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门，轻轻旋开。



莲与水

□ 李方圆

我们石城到处都是莲塘，一到夏天满眼的绿。莲叶挤挤挨挨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。等到花开，白的、粉的，立在叶子中间，亭亭玉立。

看莲的人多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莲塘里的水。人们常举着手机对着花拍个不停，拍完就走了；我则喜欢蹲在塘边，看塘水清不清，水面有没有浮萍，水底下有没有鱼影子。这习惯是小时候跟爷爷看莲时养成的。爷爷说，莲好不好，不看花，看水。水好了，花自然就好。

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莲好，好在它从泥里长出来还能干干净净，有股天生的傲气。后来有一回到外省去，看人家也种了好大片莲，名字都好听得很，什么“大洒锦”“小舞妃”，光听名儿就觉得该开出一片锦绣来。谁知去参观时，满塘的叶子边角焦黄、蔫头耷脑，偶有几朵花苞，也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瘪着嘴，开也开不利索。看园子的老师傅叹口气，指指上游：“工厂的管子，夜里偷偷排呢。天天捞浮萍、换水，不顶用。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水面上漂着一层油晃晃的东西，太阳一照，泛出些奇怪的颜色来，看得叫人心里发紧。

回来再看我们石城的莲塘，就觉得格外亲切。这儿的水是从武夷山上淌下来的，一路穿过竹林，漫过石滩，清得能看见河底的石子。莲种在这样的水里，不用操心，年年自自然然地开。有一回我蹲在塘边看得入神，旁边一个经过的老伯笑着说：“看花呢？花有啥好看的，你看这水，多清亮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想想也是——花是水养出来的，水好，花自然就好。

“莲”“廉”同音，莲多的地方也爱讲清廉故事。小时候听老人讲海瑞，讲他如何刚直，如何不怕死；还有东汉有个“悬鱼太守”羊续，让我觉得也有意思。他拒贿的故事谁都会讲，可少有人留意他做南阳太守时下的那些“笨功夫”：整顿吏治、清理积弊，把根子上的烂泥一点一点挖出去。他们不像孤单的一枝莲，更像一杆从泥里长出来的旗帜。

做人如种莲。塘子用久了，底下的淤泥会越积越厚。那泥本是好东西，莲靠它扎根，可积得太久，沤得太狠，反倒泛出些腐气来。这便需要有人时不时地清一清、翻一翻。清完之后，还得种些水草、养些鱼虾，让整片塘子活起来。宋代的范仲淹开义庄、养廉风，一篇《岳阳楼记》传了千年，不光是文章好，更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淌活水，这和种莲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我们石城有个廉洁教育基地，来参观的人，都喜欢听七根火柴的故事。有些东西种下去了，像莲子入水，一时看不出动静，可底下会悄悄地生出根须来。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。”我最爱傍晚的莲塘，最后一抹夕照铺在水面上，整片塘子像镀了层薄薄的金。水清着，莲开着，我慢慢地走，莲香会跟着一起走，淡淡的，和水一起荡漾。



第27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报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樟树下



(AI图片。制作：钟秋兰)



浮光笑

银杏树下

□ 五月牛

路过老家，车拐进村子里，一眼便见大哥静坐在田头河边的银杏树下，悠然独享着树下的习习凉风。

“累了，乘凉哈！”大哥朝我笑笑，一副忙里偷闲的样子。我则张开双臂，像儿时一样抱住这棵大树。银杏树越发高大了，我仰面向上看去，白白的阳光被密密的树叶结结实实地挡住了，树像一顶硕大的遮阳伞。

“这儿可真舒服啊！”我深深吸一口气，也席地而坐，让身心完全浸润到银杏树下的清凉里。

大哥喝一口递上的纯净水，感慨道：“老人说银杏树上了年纪就有仙气，这凉风还没祈祷就来了，这日子可不就像神仙一样吗？”

我隐约悟出了五十多年前，父亲为什么要坚持种下这棵银杏树的心思了。“栽下一棵银杏树，将来笑摘银豆豆。”那年月，种惯了粮食棉花的乡人受到新理念的启发，都跟着在河边地角种银杏树，指望望着树可生财呢。村里从外地买回一拖拉机的银杏树苗，还请来了能识树苗公母的“树师”指导挑选。将来能够结出银豆豆的母银杏树被抢购一空，老实巴交的父亲只买回了一株被挑剩的公银杏。母亲话语气带着几许嗔怪，父亲只是憨笑：“就留着来日树下乘凉吧！”

时间过得飞快。当各家各户的银杏树都到了旺年，那些挂满了银杏果的人家却发起愁来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银豆豆不再吃香，很多银杏果都掉地上烂掉了。没什么销路，有人便把银杏树贱价卖给树贩，给房地产开发商搞绿化用。

树贩精于算计，母银杏赚头不大。他们转来转去看中了我家这棵不会挂果的公银杏，一口价八千元，惊得凑热闹村里人瞪大眼睛，异口同声：“卖！”

我母亲当时种一年庄稼的进项也不过千把元，树贩脱口而出的八千元着实让她吓了一跳。母亲与我哥嫂商议：“老头子那年栽下这棵树时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公银杏会值这个大价钱。庄户人家过日子，钱多钱少又能怎的？再多的钱也会有花掉的时候，还是留个念想吧！”

憨厚的哥嫂没有异议，差点远走他乡的银杏树被留下了。

这几年，城里的房地产开发热度有所降温，我家这棵曾经爆出八千元高价的银杏树现在据说已经掉到了柴火价，母亲也带着对父亲的念想离世了。偶有村里人聊起“八千元”，都会惋惜。我们则记住母亲的话：“再多的钱也会有花掉的时候，还是留个念想吧！”

回忆间，大哥的一瓶水已喝得见底。我们共享着银杏树下的清凉，不禁生出今夕何夕的感慨。

有道是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这棵银杏树下的习习凉风，不就是父母留给我们兄弟的绵绵爱意么？

拾味集

儿子摆摊

□ 魏有花

放暑假了，儿子趴在沙发上打游戏，嘴里不断喊着“快补血快补血”，茶几上堆着吃了一半的薯片和喝空了的可乐罐。我喊他去倒垃圾，他嘴上应着“马上”，屁股却纹丝不动。我看着满屋子落灰的玩具，成摞闲置的绘本，角落里蒙灰的乐高积木，便做了个决定：

“给你找个活儿干。”我说，“把你玩的玩具和看过的书整理出来，周末去夜市摆摊，卖出去的钱归你。”他目光离开了手机屏幕，抬头看我，满眼不可思议：“摆摊？多丢人啊。”

我没接他的话，只是拿出三个大纸箱放在他房间门口。那天晚上，他开始不情不愿地往箱子里丢东西，丢着丢着，动作慢了下来——翻出一辆小时候最爱的遥控车，他拿在手里摆弄了半天，又放了回去，说“这个

不卖”；翻出一本《恐龙百科全书》，书角都翻卷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也放了回去。最后装箱的，全是些他玩腻了的玩具和看过无数遍的绘本。

周六傍晚，我们拖着拉杆车去了附近的小夜市，把东西一件件摆出来。前半个小时，没有一个人停下问询。他小声跟我说：“妈，我就说吧，没人买。”我蹲在他旁边，指了指隔壁卖手工发夹的小姑娘：“你看她，喊得多大声。”

他咬咬牙，憋了半天，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句话：“玩具、绘本，便宜卖了……”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。

但好歹算是张罗开了。渐渐地，有人停下了脚步。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蹲下来，抓起一只小恐龙，爱不释手地翻来翻去。他妈妈问：“这个多少钱？”儿子愣了一下，抬头看我，我冲他点头。他小声说：“五块。”那位妈妈扫码付了钱，小男孩抱着恐龙玩具蹦蹦跳跳地走了。儿子看着手机里的到账提醒，高兴得嘴角都翘了起来。

天快黑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停下来，在绘本里翻了很久，最后抽出一本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。“这本多少钱？”儿子赶紧说：“三块。”“我孙女就爱听这个故事，之前那本被她撕坏了。”老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，小心地数了三枚硬币递过来。儿子接过硬币，忽然又翻找出一本几乎全新的《小王子》，塞到老奶奶手里：“奶奶，这个送您，不要钱。”

老奶奶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连声道谢。

儿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把地上散落的玩具摆整齐。我问他：“怎么舍得送那本书？你不是说自己最喜欢那本吗？”他沉默了下，说：“她孙女肯定也很喜欢，比我更需要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他总共卖了六十七块钱。他把那些硬币和零钞一一摆在茶几上，数了好几遍。

他说：“妈，原来卖东西这么难，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，才挣六十多块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现在还觉得摆摊丢人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丢人。我卖出不用的东西，但对别人来说都有用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也卖掉了一些舍不得的东西，但好像也没那么舍不得了。”

我笑了。总以为暑假要报班、补课、赶超，可有时候，一个摆地摊的傍晚，比十节口才课更锻炼人，比无数作文课更让他成长。他站在了生活真实的那一面——有人驻足，有人离开，有人讨价还价，有人笑着道谢。这些瞬间，手机给不了他，空调房也给不了。

闲话铺

消夏记

□ 毛长明

真正的盛夏，从入伏开始。火辣的太阳、滚烫的热浪，炙烤着大地。如此高温酷暑，现在的人只能在室内吹着空调熬过苦夏。

我儿时的夏天也是滚烫的，却妙不可言。

那时没有电扇，更无空调，大人们人手一把麦秆扇，拿在手中时不时摇一摇扇一扇，就已是降温乘凉的好方式了。扇来的风是清凉的，爽爽的。这个风，把握在自己手中，需要风就大力扇，需要风小就微微摆，身上的汗水，满脸的暑气，在扇子的一摇一摆间，就淡了。

麦秆扇是我老家的特产。扇面一般是麦秆，没有什么点缀之物，扇柄的材料是小竹片，长约23公分，宽约两指许，夹在扇子中间，用线加固，为了防腐耐用，还要上油漆。大部分麦秆扇制作比较粗糙，但也有制作精致的——扇面圆心钉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圆形花卉图案，方言叫作“古目田”。这是麦秆扇的画龙点睛之笔，它让扇子醒目协调，为此还催生了扇面刺绣这个行当。

在整个夏季，麦秆扇都是忙碌的。白天扇风，晚上蚊子多还要往空气里啪啪地挥，充当驱蚊工具。一扇两用，可真是好东西。

除了借助扇子降温，老家的人还喜欢在屋弄里乘凉。

上午九点钟光景，母亲从菜地里割回一撮青豆秆，把它放在厨房外的墙脚根。青豆是我喜欢吃的，母亲要忙着烧火，叫我去和奶奶一起剥豆。奶奶拿一条凳子，坐在门外的靠墙边，正好面对屋弄沟。坐下没多久，就能感受到凉风习习。“真凉快啊！”奶奶眯了眯眼，惬意地感叹。奶奶还喜欢坐在屋弄里，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那里的身影。

在乡下，家家都有屋弄，有的屋弄大，可摆一张小方桌。大热天，很多人家把饭菜摆到屋弄里吃。吹着弄堂风，空气是凉的，一家人围坐吃饭，有说有笑，整条屋弄都热热闹闹。

但小孩们不爱待在屋里，他们不怕热，不怕晒，天越热，越要往外跑。

在溪水里消暑，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老家门有一条溪涧，不远处有一大块石壁半围着，形成一个小水潭。潭不大，溪水也不深，每年夏天，在知了叫得最欢的时候，我们就偷偷溜出去，扑通一声往水潭里跳。溪水清凉，很多小孩的游泳基本功就是在这里练成的。

小孩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父母心里都有数。有一回我又偷溜到溪坑去玩了，回来吃饭时，母亲问我是不是去玩水去了？我不吭声，母亲便让我伸出胳膊，在我的手臂上用指甲轻轻一划，皮肤上瞬间刮出一条白色的痕——这就是下了水的铁证。

母亲虎着脸：“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还说没下水？”没想到母亲还有这一招，心虚之下，我只好低头承认。当时直叹气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发明，坑小孩呢！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我们当地验证是否下过水的通用做法。

松下幸之助曾经写过《夏天的样子》：“希望夏天就是夏天的样子……如果夏天不再是夏天的样子，秋天也不再是秋天的样子，收获的喜悦也就无从谈起。”

是的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夏天都是不可缺少的季节。岁月深处那一把简单扇子摇出的风，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的清凉，还有家家户户坐在屋弄里的日常，是我们记忆里再难追上的夏天。